

论乾嘉学人诗 ——以翁方纲诗为中心

郭康松, 郗韬

(湖北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摘要:清代乾嘉时期,在重经史、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学人诗,以翁方纲的学人诗最为典型。这些诗堆砌学问、缺少性情,以经史金石等考据知识为诗歌内容,以考据学方法为诗法,违背了诗歌抒情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特质,不被诗坛大家、名家认可,当时效仿者主要是翁方纲弟子辈。但此类诗重学问的特点,也得到一些诗论家肯定,并对后来的程恩泽、郑珍等人的诗歌创作有影响。

关键词:乾嘉学人诗;汪师韩;钱载;翁方纲;以考据为诗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2-0177-05

乾嘉时期,考据学风兴盛,学者们“竭生平之功力以赴之,虽境遇至为困苦者,亦不稍减其学问之欲,反以是为高尚。其时之显官如王昶、毕沅、朱筠、阮元诸人,又复羽翼于其间,而当时政府及社会心理亦颇知尊重学者,故经学考证风气,充满国中,实从来未有之奇迹”。考据学风,^{[1](439-440)}已经深深影响到诗人,学问成为诗中的应有之物。袁枚虽然贬斥翁方纲、诸锦等人的学人诗,但也认为那些“一首之中,非无可传之句,而通体不称,难入作家之选”的诗篇^{[2](157)},是由于诗人欠学力所致。

学者重视经学及与之联系较为紧密的史学、金石等,加之当时统治者喜好以文字罪人等原因,部分学者开始把与现实政治关系不大的经史学问写进诗里。这样,既可显示学问,又得以避祸。于是,就产生了以经史为内容、质实涩闷、性情欠缺的学人诗。

学人诗在清代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词,绝非是说学者写的诗就是学人诗,像钱谦益、朱彝尊虽然既是学者,又是著名诗人,但他们的诗一般不会被人看作学人诗。而史学考据成就极高的学者赵翼,他的诗在清代也不被当作学人诗。因为这些诗人较少用僻典,一般不自注诗歌,很少把考据学知识当诗歌主要内容

来写。学人诗是乾嘉时期少数学者所写的、偏离诗歌言情特质、包容大量考据学问的诗。代表作者有诸锦、陆奎勋、汪师韩、钱载、翁方纲等人,除钱载外,这些诗人都是比较有名的学者。这些人当中,钱载诗歌成就最大,但学人诗在其所有诗篇里比重不大,翁方纲学人诗最多、最为有名。

诸锦(1686—1769)是较早写学人诗的学者,字襄七,号草庐。浙江秀水人,雍正进士,著有《毛诗说》、《飨礼补亡》、《夏小正注》等。作诗好征典,言近旨远,根柢深而英华自茂。其《绛阁诗集》里有不少堆垛物名、仿“柏梁体”的诗,“兹举五七言古近体各一例。卷一《述怀》第三首:‘蓑笠铨耨,弓庐陶旋段。砢磈玛瑙珠,鱼菽盐豉蒜’;卷八《又赋玉瓮诗》:‘……,觚盃角洗槃孟彝’;《七虫篇》:‘鼃鼃螳螂鼠雀蝉,飞鸣跳伏阶庭前’;卷十《六和塔宋刊四十二章经》:‘沈贺钱陈董,虞洪宋李韩。隶真行狎草,长短瘠肥宽’”。^{[3](523-524)}这些诗句不仅堆垛,而且只有学问,不见性情,是比较典型的学人诗。

陆奎勋(1663—1738),又号陆堂,浙江平湖人。奎勋年十二即能诗,未弱冠,以文字雄吴越间。早年喜读医、卜、术算、兵书,工文字,曾充《明史》纂修官,著有《陆堂易学》。能诗,《清史列传》称其“诗文自弱冠时已充篋笥,后乃以余事为之”。二人与汪师韩的诗作,都被袁枚看作学人诗,遭到了袁枚批评:“陆陆堂、诸襄七、汪韩门三太史,经学渊深,而诗

收稿日期:2013-01-24;修回日期:2013-03-07

作者简介:郭康松(1964—),男,湖北宜昌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典籍与文化;郗韬(1974—),男,陕西省铜川市人,湖北大学文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献整理与典籍文化。

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2](118)}

汪师韩(1707—?),浙江钱塘人,行辈较翁方纲稍早,写诗好用僻典、喜自注,“尝赋《龙书》五十韵,临川李绂见之叹异,携入《八旗志》书馆,馆中见者多不知其辞所自出。李绂曰:我尚有不知者,何况君辈。”^{[4](344)}《龙书》诗中的典故,连李绂这样博闻的学者尚且不能全知,可见其僻。汪氏部分诗注太多,让人生厌。如他的《题夏承碑拓本》,全诗十九韵二百六十六字,而他对原诗的注释详解达五百余字。汪师韩在诗里大量自注的行为,遭到了袁枚批评:“韩门先生《蚊烟诗》十二韵,注至八行,便是蚊类书,非蚊诗也。《赠友》云:‘知来匪鹤休论往,为主如鸿喜得宾。’上句注:‘《淮南子》:‘干鹊知来而不知往。’”下句注:“《孔疏》:‘鸿以先至者为主,后至者为宾。’作诗何苦乃尔?”^{[2](119)}从诗歌角度来看,注释使这些诗的意境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籀石。诗学韩愈和黄庭坚,造语盘崛,写诗主要在章句上与他人争奇,很少用僻字僻典,但因为当时学界风尚是通经好古、弃虚崇实,钱载不愿意被人们看作空疏寡陋之士,所以他的一些诗也“每使不经见语,自注出处,如《焦氏易林》《春秋元命苞》《孔丛子》等,取材古奥,非寻常词人所解征用”。由于这些诗“原本经籍,润饰诗篇,与‘同光体’所称‘学人之诗’操术相同,故大被推挹”。^{[3](176-177)}钱载这类用僻典、加注的诗,常被人们看作学人诗。钱载学人诗数量不多,但对翁方纲学人诗创作理念的形,却有一定影响。二人以诗文相交达十多年,“方纲与籀石相知在通籍之前,而谈艺知心于同年中为最。自己卯春,籀石自黎光桥移居宣南坊,方纲得与晨夕过从,至今十有八年,中间方纲使粤者八年,而前后共吟讽者则十年”。^{[5](378)}钱载对翁氏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程日同认为:翁方纲在其《杜诗附记》中大量移借钱载评语,而这些评语中包含了学人诗的指导思想——肌理说的主要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肌理说是钱、翁二人共同完成的。只是二人角色不同,一为奠基者,一为极端发展和表述者。”^{[6](101)}

除上面几位外,史学家全祖望的部分诗作也可被称为学人诗。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学者尊称为谢山先生。“其诗学山谷而不甚工,古诗音节未谐,尤多趁韵,然直抒胸臆,语皆有物。其题目小注,多关掌故,于南宋、残明事,搜寻幽佚,尤足以广见闻。”^{[7](957)}诗里加注,且多关掌故,与翁氏相类,但直抒胸臆胜于翁氏。全祖望的诗里有较多关于考证学问的内容,也有较多自注。这些诗人,都不同

程度地把诗歌当作显示学问的工具。

二

与钱载等诗人相比,翁方纲的学人诗数量更多、更为有名。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顺天府(今北京)大兴县人。翁氏曾说:“有诗人之诗,有才人之诗,有学人之诗。齐、梁以降,才人诗也;初、盛诸公,诗人诗也;杜,则学人诗也。然诗至于杜,又未尝不包括诗人、才人矣。”^{[8](154)}翁方纲将那些使才用典之诗称为“才人诗”,而对人们普遍赞美的热情洋溢、具有浓郁浪漫气质的唐诗,名为“诗人诗”。他最欣赏的是兼包前两种诗风的杜甫学人诗。比翁氏稍早的学者兼诗人杭世骏也提出过学人诗名称:“三百篇中,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何谓学人?其在于商则正考父,其在于周则周公、召康公、尹吉甫,其在鲁则史克、公子奚斯。之二圣四贤者,岂尝以诗自见哉?学裕于己,运逢其会,雍容揄扬,而雅、颂以作;经纬万端,和会邦国,如此其严且重也。”^{[9](296)}杭世骏所言的“学人之诗”,是指《诗经》中《雅》、《颂》类的诗。他看重这些诗“经纬万端,和会邦国”的社会作用,并且指出这样的诗“严且重也”,即诗风严肃、庄重。翁方纲此处所指的学人诗显然可以把杭氏重政教的“学人之诗”包括进去,但实际上翁氏学人诗基本无关政治,只包含了大量具体学术知识。

翁方纲有诗六千余首,其弟子吴嵩梁和学者陶沅、芑都将其诗分为两类。吴嵩梁分法为:“性情风格气味音节得诗人之正者为内集,考据博雅以文为诗者曰外集。”^{[10](484)}此分法得到了翁氏认可。陶氏认为:“先生(指翁方纲)诗分两种,金石碑版之作,偏旁点画剖析入微,折衷至当;品题书画之作,宗法时代,辨订精微。”^{[10](484)}由两种分法可以得知:翁方纲把经史、金石的考据研究写进诗中的“学人诗”,无疑是一生中写的最多的。这类诗多七言古诗,诗前有序或题注,序、注本身也是经史或金石的考据勘研文字。其诗几乎可以作为学术文章来读,往往写得佶屈聱牙,毫无诗味。翁氏这类学人诗最多、最为世人瞩目。另一类记述作者生活行踪、世态见闻或摹写山水景物之作,数量很少。

在“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观念的作用下,翁方纲“在诗歌创作中,也大量倾注学问,甚且每每夹以考据。如其《汉石经残字歌》、《汉建昭雁足灯款拓本,为述庵先生赋》、《未谷得宋铸铜

章曰山谷诗孙,以赠仲则,诸公同赋》、《山谷诗孙印,未谷来索诗,又赋此》等等,都是以学问为诗,以考据为诗。这样的作品尽管在其他诗人那里也未尝没有出现,但他们大抵是偶尔为之,聊备一格,而在翁方纲,却连篇累牍,满眼充斥,形成了一个突出的创作特征。”^{[11](238)}陆廷枢就认为翁诗“自诸经传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于其诗”。^{[12](361)}翁方纲不仅把学问当作诗歌创作的基础,而且将其看作诗歌创作的内容和题材。这与许多在诗中用典的诗人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只是把典故作为手段,是为了使诗歌形式更典雅、华美,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感慨、性情,而翁诗却迥然不同。下面录其诗一首,可看出翁氏诗歌一些特点。《潮州谒韩祠十韵》(括号里的为原诗注)写道:“公来八月住,地特爱东山。栽植笼葱处(公手植橡木),登临莽苍(上声)间。淳熙重建屋(郡守丁兄元),文惠昔披菅(宋咸平二年,陈文惠公倅潮始建祠于韩山)。亭已南珠换(祠旧在城南,其旁有南珠亭),人犹北斗攀。升阶循岌嶭,凿井问潺湲。神岂潮专在,文卑汉以还。起衰随地化,原道尚堂颜(韩山书院有原道堂)。峰倚青三架(一名笔架山),江空碧一湾。苏公文不朽,元祐迹谁扳?剩有重摹字,模糊绿藓斑(苏碑久不存,今庙中成化间重刻已漫漶)。”^{[12](374)}此诗完全成了一篇游记,一篇有韵之文,而且没有多少真情实感,主要在显示自己的博学多闻。此诗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大量自注。

翁方纲推崇黄庭坚的诗作,因为黄庭坚许多诗,是在渊博的学问基础上写出来的,可以体现诗人学富五车的涵养。翁方纲曾经非常感慨地谈道:“山谷际欧、苏蔚起时,独以精力沉蓄,囊括今古,其取材非一处,而其用功非一日也。……然后知古人一字一句,皆有来处。至于千汇万状,左右逢源而无不如志者,非可幸而致也。”^{[5](635)}翁方纲学人诗内容上以学问为主,形式上也讲求“肌理细腻骨肉匀”,即合乎绳墨规矩。

翁氏大量写作学人诗,除了前面提到的经史考据之风兴盛、文字狱现象较多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翁氏为了纠正当时其他诗学理论的流弊。王士禛标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在失去了清初现实基础后流于空虚。沈德潜倡言的“格调”说也因为一味模仿复古,缺乏独创性和灵活性,而被人们质疑。翁方纲提出“肌理”说讲究“诗法”,正是为了以质实来补救“神韵”、“格调”说的流弊。其友人陆廷枢在《复初斋诗集序》里论述道:“自渔洋先生取严沧浪以禅喻诗,谓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于是格调流于空疏,神韵沦于寥阔矣。吾友覃溪盖纯乎以学为诗者欤!”^{[12](361)}翁方纲博通经史,尤其擅长金

石书画之学,撰有多种相关著作,如《两汉金石记》、《经义考补正》、《庙堂碑考》等。“所著《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参以《说文》、《正义》,考证至精。”^{[13](13395)}写学人诗既可显露学问,也可尽量避免因文字不慎带来的巨大灾难。

三

翁方纲等人的学人诗,虽然在诗歌题材和范式方面有一定的开拓,但由于此类诗多言事说理,背离了诗歌注重抒情的传统原则,所以自产生之日起,就多被批评。与翁方纲多有交往的洪亮吉就写诗道:“只觉时流好尚偏,并将考证入诗篇。美人香草都删却,长短皆摩击壤编。”^{[14](1246)}既谈到学人诗的影响,也对此类诗缺少情韵暗含不满。在其《北江诗话》卷一里,洪亮吉直接批评翁方纲的学人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强调诗歌写真情的袁枚,更是指责翁氏等人的学人诗堆砌典故、把抄书当作写诗:“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2](146)}诗歌用典本来应该是完全自然的,需要用才情驱使,要用得天衣无缝,不能把写诗当作写考据学文章。袁枚也批评诸锦等人的诗“涩闷”,多注。朱庭珍认为:“翁以考据为诗,短钉书卷,死气满纸,了无性情,最为可厌。”^{[15](2364)}几位诗人兼诗论家都指出了学人诗堆砌、缺少性情的缺点。

作为学人诗代表作者的翁方纲,其学人诗在弟子辈以及后来的部分学者那里得到了较多推崇。韩国学者金正喜(1786—1856)在《阮堂诗话》里就高度评价翁方纲的诗作:“覃集果难读,经艺文章金石书画打成一团,非浅人所得易解。然细心读过,线路脉络,灿然具见。特世人不以用心,外舐没味,不知谏果之回甘,蔗境之转佳耳。以鄙见闻,乾隆以来,诸名家项背相连,未有如钱籀石与覃溪者。”^{[16](316)}此论明显溢美过甚。翁诗是脉络比较清晰,内容多涉学问,但诗歌成就无疑与当时赵翼、袁枚等人有较大差距。金正喜此论,大概是因为曾得翁氏赏识。金正喜,于嘉庆十四年(1809)到北京拜访过翁方纲,受到翁氏的赏识,书“经术文章,海东第一”赠之。金正喜回国后,经常以书信向翁氏请教。张维屏说:“《复初斋集》中诗,几于言言征实,使阅者如入宝山,心摇目眩。盖必有先生之学,然后有先生之诗,世有空疏白腹之人,于先生之学曾未窥及涯涘,而轻诋先生之诗,是则妄

矣。”^{[17](621)}此论看重的是翁氏诗歌的知识性，避而不谈诗歌抒情功能，大概也是因为知遇之故。陶垕荛称赞“其学问既博，而才力又足以副之，故能洋溢纵横，别开生面，不可谓非当代一大家也”^{[10](484)}，亦是溢美失实。翁方纲可算学者，但诗才并不很高。徐世昌从实际出发，既同意洪亮吉等人对翁诗的批评“持之良非无故”，又指出“覃溪以学为诗，所谓瓠璧木石，一一从平地筑起，与华严楼阁弹指即现者，固自不同”的特点，即其诗歌有实在内容。并认为：“‘兴观群怨’之外，‘多识’亦关诗教，且其深厚之作，魄力既充，韵味亦隽，非尽以斗靡夸多为能事。遗山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珣玞。’读覃溪诗，亦作如是观耳。”^{[10](484)}徐世昌认为翁氏学人诗可以使人“多识”，但“多识”只应是诗歌吟咏情性后的副产品，故徐氏此论当与其时乾嘉学风还有较大影响有关。至于翁方纲韵味隽永的诗，是有一些，如：“客路句经雨，林峦翠倚空。不知秋暑气，直与岱淮通。旧梦千涡沫，思寻百步洪。大河西落日，穿漏一山红。”^{[12](370)}此诗写景真切，闲适、怅惘之情弥漫其间。但数量太少，难以代表其诗风。

学人诗的影响，除了“以学为诗”的鲜明特质外，很大程度是由于翁方纲广泛的交往、能宏奖风流的做派造成，而不是因为学人诗作者们诗论高明、诗篇高妙。翁方纲“所结交者派别不同，风格各异，如钱大昕、王昶、法式善等人主格调，蒋士铨、赵翼、洪亮吉等人主性灵，此外还有钱载、程晋芳、吴锡麟、张埏、黄仲则等人”。^{[18](43)}这些人中，赵翼、洪亮吉等诗坛大家、名家肯定不会去效仿翁氏的诗，就连与翁氏长期论诗的钱载，诗作和翁氏相类的也只是少数，其最为后人称道的还是那些有真挚感情、语言较质朴的诗作，如《到家作四首》其二：“久失东墙绿萼梅，西墙双桂一风摧。儿时我母教儿地，母若知儿望母来。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万念不如灰！曝檐破袄犹藏篋，明日焚黄只益哀。”此诗语言通俗质朴，比喻形象生动，对母亲的哀悼出自肺腑，真挚感人。翁氏堆砌学问的学人诗，创作相对比较容易，钱钟书曾云：“以稗石之学，为学人则不足，而以为学人之诗，则绰有余裕。”^{[3](177)}翁方纲的影响，主要在弟子及后学中。“翁方纲讲诗学，大家、名家不屑听，不屑与之讨论。他的肌理说只能讲给虚心的小诗人、应试的学子们。”^{[19](86)}仿效、学习翁方纲学人诗的，也多是弟子辈。陈衍就曾谈道：“覃溪自命深于杜学，其实所知者山谷之学杜处耳，只可以做门下谢蕴山、冯鱼山辈。”^{[20](979)}

弟子辈诗人中，谢启昆受翁氏学人诗影响较大，

部分诗作可以被称为学人诗。谢启昆(1737—1802)，字蕴山，著名学者、方志学家。其《咏史》诗较为人看重。王昶曾这样评论谢诗：“蕴山为覃溪少卿入室弟子，笃信师说。故宦辙所至，留心著撰，在京口邗江遇古迹题咏而表章之。……为诗不名一家，而详于咏史，足资后来考证。”^{[21](87)}谢启昆以诗记史的做法，符合翁方纲学人诗重学观点。弟子辈中其他一些诗人，后来虽然与翁氏学人诗面目大为不同，但或多或少受到翁诗影响。如“岭南四子”之一的冯敏昌(1747—1806)，字伯求，号鱼山，“弱冠时，受知于翁覃溪，覃溪既歿，语及辄唏嘘……尝遍游五岳，周历边塞，广搜金石，故其诗瑰奇怪特，盘郁峯嶂，岿然为岭南大宗。”^{[22](8)}再如翁方纲称为诗坛大敌的张维屏诗，被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二评为“清新婉丽，体物浏亮，如海底木难，斑驳眩目”。又如被王昶赞为“诗如天风海涛，苍苍浪浪，足以推倒一世豪杰”的吴嵩梁，“诗笔纵横，排夏议论，藻采足以佐之。自编诗集，以诗代序，历述同时袁子才、王梦楼、洪稚存、黄仲则，交相推许，次及西江唐、宋以来诸诗人，瓣香所在，惟属心余”，^{[22](229-230)}这些诗人取法广泛，看重的是诗人诗法，而不是学者诗法，所以才诗名颇盛。但这些诗人的诗歌，也还依稀有学人诗的影子，如冯敏昌诗歌的“瑰奇怪特”，张维屏诗的“如海底木难，斑驳眩目”，吴嵩梁的“藻采”，都有学问显露诗中。诗人梁章钜(1775—1849)，字茝中，号茝邻，陈寿祺在《藤花吟馆诗钞跋》中认为虽然梁诗只是“间效其体”，总体上则与翁方纲诗不类：“茝邻之诗，自嘉庆癸酉入都以后，从覃溪游，间效其体云耳，其才力之雄，固自足深造古人之堂室，恶在其为墨守覃溪也？”^{[23](80)}但是，“间效其体”，也足以说明翁氏学人诗在当时具有一定地位。翁方纲在赞扬梁章钜“最后而至手腕境界迥异时流，不名一家而奄有诸家之美”时，也提到自己“门下诗弟子百十辈”。^{[22](276)}这众多弟子不管对学人诗效仿了多少，都无疑扩大了此类诗的影响。

学人诗在引起较大反响的同时，因为脱离了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形象性和含蓄性不够，侧重理性思维，所以在大诗人那里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此类诗重视学问的做法，被不少学者认可，在稍后诗人那里也有回应。汪辟疆就说：“近代诗家，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流风未泯，师承所在，学贵专门，偶出绪余，从事吟咏，莫不熔铸经史，贯穿百家。”^{[24](287)}当代学者黄霖等也认为：“道、咸年间的程恩泽、郑珍、何绍基和清末沈曾植等，所产生的学人之诗和宋诗运动，都由肌理说推动而来。”^{[25](383)}程恩泽等人在信服翁氏

肌理说的同时,也无疑会在具体写法上向翁方纲等前辈的学人诗学习、借鉴。近代著名诗论家陈衍这样谈论学人诗和“诗人之诗”的差异:“证据精确,比例恰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诗中帶著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20](382)}他认为虽然“诗人之诗”较“学人之诗”为易,是写诗基础,但如果忽略此过程,就只能“学人”,不能达到诗歌最高境界“不先为诗人之诗,而径为学人之诗,往往终于学人,不到真诗人境界,盖学问有余性情不足也”。^{[20](197)}陈衍此论是看到了翁方纲等学人诗的弊病后作出的改良,但对诗歌而言,学问并不等于诗歌。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歌最重要的还是要以情动人。

参考文献:

- [1] 萧一山. 清代通史(二)[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2] [清]袁枚. 随园诗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3] 钱钟书. 谈艺录(补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4] 钱仲联.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5] [清]翁方纲. 复初斋文集[M]. 续修四库全书(第 1455 册)[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6] 程日同. 钱载诗学是“肌理说”的一个当世渊源[J]. 河北学刊, 2010(4): 101.
- [7] 李慈铭. 近世文化书系 越缙堂读书记(5)[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 [8] 陈伯海. 唐诗学引论(第2版)[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7.
- [9] [清]杭世骏. 沈沃田诗序 [A]. 道古堂集(文卷十)[M]. 续修四库全书(第 1426 册)[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0] 徐世昌. 晚晴簃诗汇(第二册)[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8.
- [11] 朱则杰. 清诗史[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 [12] [清]翁方纲. 复初斋诗集[M]. 续修四库全书(第 1454 册)[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3] 赵尔巽等.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4] [清]洪亮吉. 洪亮吉集(第三册)[M]. 刘德权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15] 郭绍虞编选. 清诗话续编[M]. 富寿荪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6] 卞健行, 陈永明, 吴淑钿编. 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17] 张维屏. 国朝诗人征略[M]. 续修四库全书(第 1712 册)[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8] 刘仲华. 汉宋之间——翁方纲学术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19] 张然. 肌理说: 中才诗人的学诗指南[J]. 文学评论, 2009(4): 86.
- [20] 陈衍. 陈衍诗论合集[M]. 钱仲联辑.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 [21] [清]王昶. 蒲褐山房诗话新编[M]. 周维德辑校. 济南: 齐鲁书社, 1988.
- [22] 徐世昌. 晚晴簃诗汇(第三册)[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8.
- [23] 王同舟主编. 中国文学编年史(晚清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 [24] 汪辟疆. 汪辟疆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25] 黄霖, 袁世硕, 孙静主编. 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On the Scholar's Poem in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 to Weng Fanggang's Poem centered

GUO Kangsong, XI T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attitude and way of philology in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has greatly influenced on the field of poetry, and arised a number of scholar's poems, among which, Weng Fanggang's are the most typical. There had much textual research knowledge and a small amount of emotion in these poems. These poems used expression method of textual research, which contradi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etry to express their emotion, to emphasis on image and subtle, etc. So, these poems were not recognized by famous poets. The imitators resulted from mainly Weng Fanggang's disciples in that period.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oetry to emphasize knowledge had also been approved by some poetry critics, and had greatly influenced on Chen Enze and Zheng Zhen's poetry.

Key Words: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scholar's poem; Wang Shihan; Qian Zai; Weng Fanggang; Poem as textual research

[编辑: 胡兴华]